

諸

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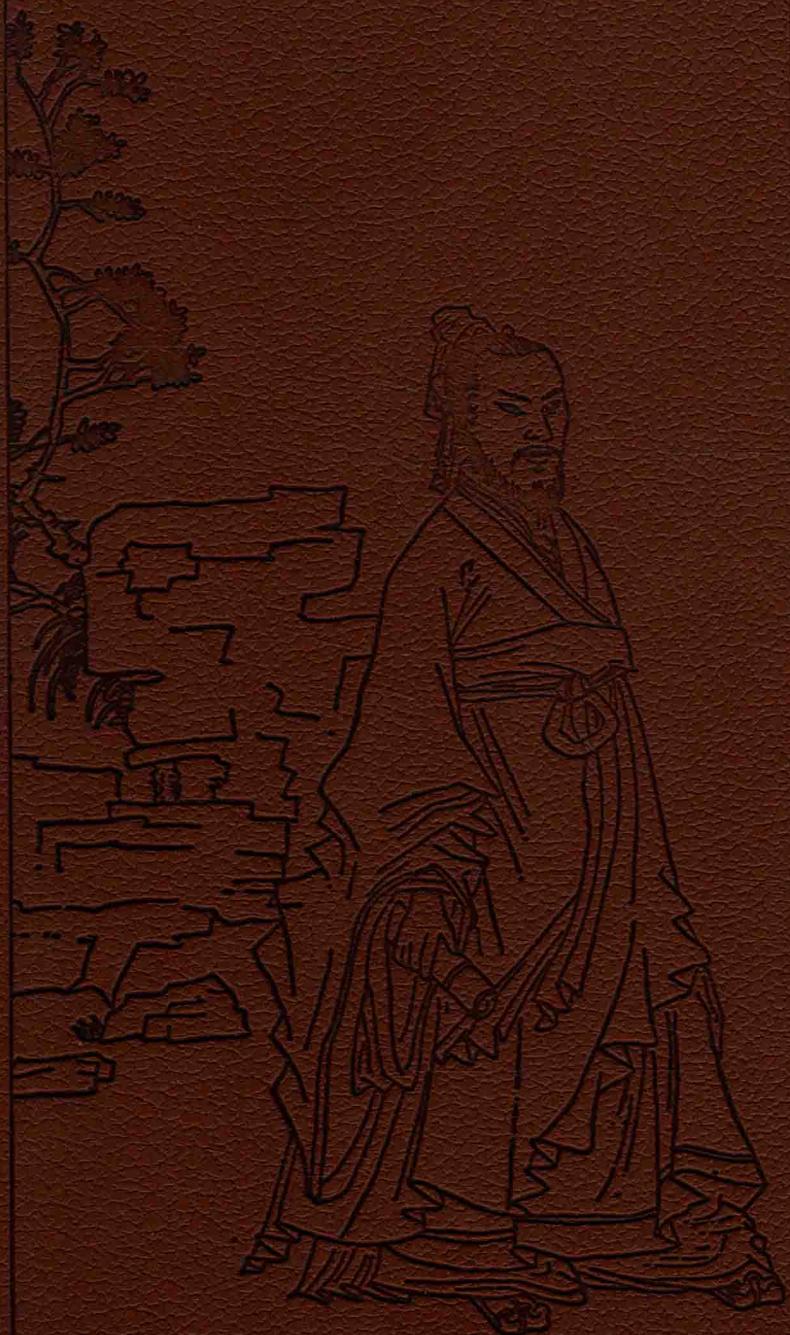
百家

大典

鑒賞

王福華〇編著

錢裝書局



雜志書家小說
拾陰陽名譜模
卷之二

西漢書家
卷之三
唐書家
卷之四
宋書家
卷之五
元書家
卷之六
明書家
卷之七
清書家
卷之八
近書家

西漢書家
卷之九

唐書家
卷之十

宋書家
卷之十一

元書家
卷之十二

明書家
卷之十三

清書家
卷之十四

近書家
卷之十五

西漢書家
卷之十六

唐書家
卷之十七

国学经典文库

【图文珍藏版】

诸子百家

鉴赏大典



线装书局





第六节 《墨子》鉴赏

亲士^①

入国而不存其士^②，则亡国矣。见贤而不急^③，则缓其君矣^④。非贤无急^⑤，非士无与虑国^⑥。缓贤忘士^⑦，而能以其国存者，未曾有也。

昔者文公出走而正天下^⑧，桓公去国而霸诸侯^⑨，越王勾践遇吴王之丑^⑩，而尚慑中国之贤君^⑪。三子之能达名成功于天下也^⑫，皆于其国抑而大丑也^⑬。太上无败^⑭，其次败而有以成，此之谓用民。

吾闻之曰：“非无安居也，我无安心也；非无足财也，我无足心也。”是故君子自难而易彼^⑮，众人自易而难彼^⑯。君子进不败其志，退究其情^⑰，虽杂庸民^⑱，终无怨心，彼有自信者也。是故为其所难者，必得其所欲焉；未闻为其所欲，而免其所恶者也。

是故逼臣伤君^⑲，谄下伤上^⑳。君必有弗弗之臣^㉑，上必有谔谔之下^㉒。分议者延^㉓，而持敬者谔谔^㉔，焉可以长生保国^㉕。臣下重其爵位而不言，近臣则喑^㉖，远臣则噤^㉗，怨结于民心。谄谀在侧，善议障塞^㉘，则国危矣。桀纣不以其无天下之士邪^㉙，杀其身而丧天下。故曰：“归国宝^㉚，不若献贤而进士^㉛。”

今有五铦，此其锯^㉜，铦者必先挫^㉝。有五刀，此其错^㉞，错者必先靡^㉟。是以甘井近竭^㉟，招木近伐^㉟，灵龟近灼^㉟，神蛇近暴^㉟。是故比干之殪，其抗也^㉟，孟贲之杀，其勇也^㉟，西施之沈，其美也^㉟，吴起之裂，其事也^㉟。故彼人者，寡不死其所长^㉟。故曰，太盛难守也^㉟。

故虽有贤君，不爱无功之臣；虽有慈父，不爱无益之子。是故不胜其任而处其位，非此位之人也^㉟；不胜其爵而处其禄，非此禄之主也^㉟。良弓难张，然可以高入深；良马难乘，然可以任重致远；良才难令，然可以致君见尊^㉟。是故江河不恶小谷之满己也，故能大。圣人者，事无辞也，物无违也，故能为天下器^㉟。是故江河之水，非一源之水也；千镒之裘，非一狐之白也^㉟。夫恶有同方不取，而取同己者乎^㉟？盖非兼王之道也^㉟。是故天地不昭昭^㉟，大水不潦潦^㉟，大火不燎燎^㉟，王德不尧尧者^㉟，乃千人之长也。其直如矢^㉟，其平如砥^㉟，不足以覆万物。是故溪狭者速涸^㉟，逝浅者速竭^㉟，峣埆者其地不育^㉟。王者淳泽，不出宫中，则不能流国矣^㉟。

【注释】

①亲士：亲近和重用有才能的士人。亲：亲近。士：有某种品质和技能的人。②存：尊重。《说文》：“存，恤问也。”③急：急于重用。④缓：怠慢。⑤非贤无急：没有贤人，就没有



諸子百家

大鑒典賞

墨家

人跟你一起急于国事。⑥非士无与虑国：没有士人，就没有人跟你一起谋虑国事。⑦缓贤忘士：怠慢贤人，轻忽士人。⑧文公出走而正天下：晋文公重耳，受父亲晋献公逼迫出走，在外流亡19年，回国即位，重用贤人，使晋国富强，称霸诸侯。⑨桓公去国而霸诸侯：齐桓公小白，是齐襄公弟。齐襄公无道，小白被逼迫出奔莒国。襄公被杀，小白即位，重用贤人，使齐国富强，称霸诸侯。⑩越王勾践遇吴王之丑：越王勾践被吴王夫差打败并俘虏，受尽屈辱，后因重用贤人，励精图治，反灭吴国，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威慑中原诸侯。⑪慑：威慑。⑫达名：扬名。达：通达，到达，得到。⑬抑而大丑：被压制贬损，受到奇耻大辱。⑭太上：最上等，最高，最好，与“其次”相对。⑮自难而易彼：责己严，待人宽。⑯自易而难彼：宽容自己，苛责别人。⑰退究其情：不得志，就反省自身。⑱虽杂唐民：虽然下降为普通人。⑲逼臣伤君：权重的大臣。伤害君主。⑳谄下伤上：谄佞的大臣，伤害君上。㉑弗弗之臣：敢于不断谏诤、提不同意见的大臣。弗弗：否定，违逆。㉒谔谔之下：敢于不断争辩、提不同意见的大臣。谔谔：言语正直。㉓分议者延延：持异议的大臣，反复辩论。㉔持敬者谔谔：恪尽职守的大臣，不断进谏。持敬：原文为“支苟”，支犹持，苟通亟。《广雅》：“亟，敬也。”支苟犹持敬。恪尽职守，尽职尽责。孙诒让谓，支为交的错字，苟是敬的坏字。敬读为儆。交儆：交相儆戒。交相儆戒：互相告诫，使注意改正错误，互相监督。㉕焉：乃，则，就，才，于是。长生保国：长养生民，保卫国家。㉖喑：哑巴，不说话。㉗噤：闭口，不说话。㉘善议障塞：好建议被障碍堵塞。㉙桀纣：夏桀，商纣，分别是夏商两朝的末代国君，无道君王。㉚归：馈赠。㉛献贤而进士：推荐和劝进贤士。㉜铦：锋利。㉝挫：挫折，折损。㉞错：磨刀石，这里指刀刃锋利。㉟靡：销磨，损坏。㉟甘井近竭：甜水井先被汲干。㉞招木近伐：高大的树木先被砍伐。㉟灵龟近灼：灵验的龟，先被烧灼占卜。㉟神蛇近暴：神奇的蛇，先被暴晒求雨。㉛比干之殪，其抗也：比干的死，因为敢直谏。《论语·微子》：“比干谏而死。”比干：商朝贤臣。殪：死。抗：同“亢”，刚强，刚直。㉛孟贲之杀，其勇也：孟贲的被杀，因为逞勇。孟贲：战国勇士，大力士，《孟子·公孙丑上》正义引《帝王世纪》：“秦武王好多力之士，齐孟贲之徒并归焉。孟贲生拔牛角，是谓之勇士也。”秦武王前310—前307年在位共4年，墨子不及见，应是墨子后学增益。㉛西施之沈，其美也：西施遭沉溺，因为美丽。㉛吴起之裂，其事也：吴起（约前440—前381）遭车裂，因为力主变法之事。吴起，战国中期卫国人，著名兵家，改革家，法家。主持变法，促进楚国富强，前381年，楚悼王去世，吴起在治丧处所，遭遇70余家贵族联合攻击，被车裂肢解而死。楚悼王前401—前381年在位共21年。㉛寡不死其所长：很少有不死在自己长处上的。㉛太盛难守：太过兴盛，难于久守。㉛不胜其任而处其位：不能胜任职务，却占有职位。㉛不胜其爵而处其禄：才力与其爵位不相称，却享有爵位的俸禄。㉛良才难令，然可以致君见尊：优秀人才难以支使，但可以使国君享受尊荣。令：使令，支使。致：使。见：受到。㉛事无辞也，物无违也：遇事不推辞，不违背事物规律。器：材，人才。㉛千镒之裘，非一狐之白也：价值千金的裘皮大衣，不是来自一只狐狸腋下的一小块白皮。镒：衡量黄金的重量单位，一镒是二十四两。㉛夫恶有同方不取，而取同己者乎：哪有不听取合乎道理的意见，而只听取跟自己相同的意见呢？同方：跟道理相同。㉛兼王：能够兼容并包、兼收博采、听取不同意见。



吴起

的君王。《兼爱下》说的“兼君”，是实行兼爱的君主，与这里意义不等同。^{⑤3}昭昭：明亮。^{⑤4}潦潦：清澈。^{⑤5}燎燎：火焰明亮。^{⑤6}尧尧：至高。^{⑤7}直如矢：笔直像箭杆。^{⑤8}其平如砥：平坦像磨刀石。^{⑤9}溪狭者速涸：狭隘的溪水干得快。^{⑥0}逝浅者速竭：浅浅的流水枯得快。^{⑥1}硗埆者其地不育：坚硬土地，不长五谷。^{⑥2}流国：普及全国。

【鉴赏】

《亲士》开宗明义，提倡治国应该重用贤士，让通晓历史、明辨是非的贤人智士，自由地发表意见，提出良好的建议，才能长生保国，维护长治久安。如果怠慢贤士，则会导致亡国。与其馈赠宝物，不如劝进贤士。这些思想，极具积极的现实意义。

东汉班固(32—92)《白虎通义·爵》篇说：“通古今，辨然否，谓之士。”中国历代，多有通晓历史经验、辨别是非然否的贤人智士，他们是国家的瑰宝，民族的栋梁。执政者应该创造条件，提供机遇，让他们施展治国的才能，发挥知识精英促进社会进步和历史发展的重要作用。

篇中提出的“兼王之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概念。什么是“兼王之道”？《亲士》解释说，长江黄河不厌恶小川小谷来注满自己，所以能汇成巨流。圣人遇事不推辞，不违背常理，所以能成大器。长江黄河的大水，不是来自一个源头。价值千金的裘皮大衣，不是来自一只狐狸腋下的一小块白皮。哪能不听取合乎道理的意见，而只听取跟自己相同的意见呢？这不是兼王的道理。天地不经常光明，大水不永远清澈，大火不永远燃烧，王德不自居至高，只有这样才能够做众人的领导。直得像箭杆，平得像磨刀石，不能够兼容万物。

“兼王之道”的内涵，是兼容并包，兼收博采，听取不同意见。“兼”的本义，是“一手持二禾”（一手握两根稻谷），引申为兼容、兼顾。墨子的“兼王之道”，意含兼容开放的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固有内涵，源远流长，一脉相传，延续至今。

《亲士》比喻说，如今有五把锥子，其中一把最锐利，这一把必定先折损。有五把刀子，其中一把最锋利，这一把必定先损坏。甜水的井，先被汲干。高大的树，先被砍伐。灵验的龟，先被烧灼占卜。神奇的蛇，先被暴晒求雨。比干的死，是因为他敢于直谏。孟贲的被杀，是因为他逞勇。西施遭沉溺，是因为她美丽。吴起遭车裂，是因为他力主变法。这些人，很少有不死在自己长处上的。所以说，太过兴盛，难于久守。

《亲士》从这十个同类实例，概括出“太盛难守”的一般结论，所用逻辑方法，是典型分析式的科学归纳推理，理据充分，说服力强。

“太盛难守”，即物极必反的辩证哲理，反映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太盛难守”一



语，酷似老子哲学。《老子》第九章说：“揣而锐之，不可常保。”尖利锋芒，难保久长。第三十章说：“物壮则老。”第四十四章说：“多藏必厚亡。”第六十六章说：“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第七十六章说：“坚强者死之徒。”“兵强则灭，木强则折。”这都是说“太盛难守”的意思。

《庄子·天道》说：“甘井先竭，招木先伐。”甜水井先被汲干，高大的树木先被砍伐。《庄子·天下》说，老子“以柔弱谦下为表”，把柔弱、谦虚和卑下，作为学说的标志。说老子有命题“坚则毁”（坚硬先被摧毁），“锐则挫”（尖锐先被挫断），这跟墨子说“太盛难守”意同。

元吴海《闻过斋集·读墨》说：“锥、刀、井、木之（比）喻其所长，太盛难守，则老氏之意。”墨子“锥、刀、井、木”等比喻事例，意谓事物的长处充分发挥作用的结果，必然会转向反面。这就是《老子》四十章所说“反者道之动”的规律。

“太盛难守”是一个悖论式的命题，乍看像“奇辞怪说”，与通常见解对立，违反常识，属于似非而是的言论，而实际上却往往是真理。

“太盛”，即极盛，过盛。事物发展到极盛，必然向对立面转化，由盛而衰。“难守”，即难于久守。就社会人事而言，盛者盲目乐观，不能自制，必然会从高峰跌落，转向反面，这是不以人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辩证法规律。

太盛难守，对立转化，这一辩证真理，先由老子表述，后为墨子传承，其他各家也有类似言论，如三国魏李康的“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等。可见，诸家已从自然界和社会一些具体现象中，领悟到矛盾对立面之间相互转化的规律。

《亲士》的语言艺术，颇富特色，堪称范例。篇中屡用同类句式的排比，生动形象的比喻，列举江河、圣人、江河之水、千镒之裘、天地、大水、大火、王德、其直如矢、其平如砥、溪陕者、逝浅者、峣埆者、王者淳泽等十多个典型事例，概括“兼王之道”的政治哲学范畴，整然有序，脍炙人口，蔚为典故，传之久远。

修身

君子战虽有阵，而勇为本焉。丧虽有礼，而哀为本焉。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是故置本不安者，无务丰末。近者不亲，无务求远。亲戚不附，务无外交。事无终始，无务多业。举物而暗，无务博闻^①。

是故先王之治天下也，必察迩来远。君子察迩而迩修者也。见不修行，见毁，而反之身者也，此以怨省而行修矣。谮慝之言^②，无入之耳；批扞之声^③，无出之口；杀伤人之孩^④，无存之心。虽有诋讦之民^⑤，无所依矣。

故君子力事日强，愿欲日逾^⑥，设壮日盛^⑦。君子之道也，贫则见廉^⑧，富则见义，生则见爱，死则见哀，四行者不可虚假，反之身者也。藏于心者，无以竭爱^⑨。动于身者，无以竭恭^⑩。出于口者，无以竭驯^⑪。畅之四支^⑫，接之肌肤^⑬，华发隳颠^⑭，而犹弗舍者^⑮，其唯圣人乎！



諸子百家

大鑒
典賞

墨

家

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据财不能以分人者，不足与友。守道不笃^⑯，遍物不博^⑰，辩是非不察者，不足与游^⑱。本不固者末必几^⑲，雄而不修者其后必惰^⑳。源浊者流不清^㉑，行不信者名必耗^㉒。名不徒生，而誉不自长。功成名遂，名誉不可虚假，反之身者也。

务言而缓行，虽辩必不听。多力而伐功^㉓，虽劳必不图^㉔。慧者心辩而不繁说^㉕，多力而不伐功，此以名誉扬天下。言无务为多而务为智，无务为文而务为察^㉖。故彼智无察^㉗，在身而惰^㉘，反其路者也^㉙。善无主于心者不留^㉚，行莫辩于身者不立^㉛。名不可简而成也^㉛，誉不可巧而立也^㉛，君子以身载行者也^㉛。思利寻焉^㉛，忘名忽焉^㉛，可以为士于天下者，未尝有也。

【注释】

①举物而暗，无务博闻：列举一件事物都昏暗不明，就无法做到广见博闻。②谮慝：谮：说坏话诬陷别人。慝：邪恶。③批扞：攻击，诋毁。④孩：根“亥”，本心，想法，念头。⑤诋讦：诋毁，攻击。⑥愿欲日逾：志愿日益坚定。⑦设壮日盛：事业日益兴盛。⑧贫则见廉：贫穷的时候就能看出廉洁的修养。⑨藏于心者，无以竭爱：隐藏于内心的，是无尽的爱。⑩动于身者，无以竭恭：见诸于行动的，是无尽的谦恭。⑪出于口者，无以竭驯：口中说出的，是无比的良善。驯：善良，温顺。⑫畅之四支：通达于四肢。⑬接之肌肤：遍及肌肉皮肤。⑭华发隳颠：白发秃顶。⑮弗舍：不放弃。⑯守道不笃：遵守道理不坚定。⑰遍物不博：辨别事物不广博。⑱辩是非不察者，不足与游：辨别是非不清楚的人，不值得跟他交往。⑲本不固者末必几：根本不牢固的，末端一定危殆。几，危。⑳雄而不修者其后必惰：勇敢而不注意修养的人，最后一定会失败。㉑原浊者流不清：源头浑浊的，水流不清澈。㉒行不信者名必耗：行为不守信用的人，名声必然败坏。㉓多力而伐功：费力而自夸功劳。㉔虽劳必不图：虽然劳苦，却一定不为人所取。㉕慧者心辩而不繁说：有智慧的人。心里明白，但不多说。㉖无务为文而务为察：不求文采，而求明白。㉗彼智无察：彼，借为“非”。既无智慧又不能审察。㉘在身而惰：自身怠惰。㉙反其路者也：适得其反，背道而驰，不走正道。㉚善无主于心者不留：善，若不发自内心，则不能持久。㉛行莫辩于身者不立：行为不能从自身辨别的，不能去做。㉜名不可简而成也：名声不能轻易得到。㉝誉不可巧而立也：荣誉不能取巧求得。㉞以身载行：身体力行。㉟思利寻焉：只求图利。㉟忘名忽焉：忽视名节。

【鉴赏】

《修身》论证道德修养的重要性。墨子把修身看作道德完善的根本，认为这是成就完美人生的途径。“修身”，是中国道德修养论的传统术语，即陶冶道德情操，培养优良德行。修身的关键，是反省自身，按照完美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改过迁善，身体力行，追求道德的自我完善。

文中强调，不牢固树立修身的根本，就不能安身立命，实现对完美道德的追求。学习



諸子百家

大鑒
典賞

墨家

道德理论,要见诸行动,学用结合,言行一致,把实行放在重要地位。要明辨是非,讲究诚信,不图虚名,努力不懈,才能建功立业,完善道德品行。

墨子引导弟子修身,培育优良德行,对正面典型,给予赞扬和鼓励。《墨子·耕柱》载,墨子请学生管黔敖介绍另一学生高石子到卫国做官。卫国君任命高石子做卿士,给高石子优厚的俸禄。

高石子三次朝见卫君,每次都把意见讲透,但就是不被采纳。于是,他愤而离开卫国,到齐国后,他对墨子说:“卫君以夫子之故,致禄甚厚,设我于卿。石三朝必尽言,而言无行,是以去之也。卫君无乃以石为狂乎?”高石子担心,自己因意见没有被采纳而离开,卫君会认为自己太狂妄。

墨子回答:“去之苟道,受狂何伤?”这句话充分体现了墨子“道义胜于利禄”的价值观,只要离开符合道义,就是背上“狂”名,又有什么妨害?

墨子认为,古时周公旦讨伐管叔,辞去三公的职位,住到东方的商奄,人们都说他“狂”,但后代人都称颂他的品德,传扬他的美名,直到现在。做义事,不是为躲避别人批评,接受别人赞扬。离开,只要符合道义,虽受“狂”名,没有妨害。

高石子表白心迹说:“石去之,焉敢不道也。昔者夫子有言曰:天下无道,仁士不处厚焉。今卫君无道,而贪其禄爵,则是我为苟啖人食也。”即现在卫君无道,如果贪图爵禄,就是白吃人家的饭食。

由此看来,高石子看重道德修养,不为利禄所动,表现出仁人义士的崇高气节。墨子听了很高兴,召来大弟子禽滑厘说:“姑听之乎!夫倍义而乡禄者,我常闻之矣,倍禄而乡义者,于高石子焉见之也。”辞绝利禄,向往道义的人,今天在高石子身上见到了。

墨子有意在弟子中树立高石子的正面典型,对高石子的操行品德给予高度评价,并进行了积极鼓励。而对反面典型,则给予批评教育。他推荐弟子胜绰,到齐国将领项子牛手下做官。项子牛三次攻伐鲁国,胜绰三次跟从。墨子听到了,就派学生高孙子前去请项子牛把胜绰辞退,他对项子牛说:“我使绰也,将以济骄而正嬖也。今绰也禄厚而谲夫子,夫子三侵鲁而绰三从,是鼓鞭于马靳也。翟闻之,言义而弗行,是犯明也。绰非弗知也,禄胜义也!”

墨子推荐胜绰,到项子牛手下做官,意图是让胜绰制止项子牛的骄横,纠正他的邪僻。现在胜绰接受项子牛的厚禄却欺骗项子牛。项三次攻伐鲁国,胜绰三次跟从。这就像在马前,用鞭子抽打马胸,马只能后退,不能前进,要使马前进,必须在马后面抽打一样。胜绰做事,跟墨子的要求相反,口说仁义,却不实行,是明知故犯,阳奉阴违。胜绰不是不懂道理,是在他心中,俸禄的价值,超过了道义。

墨子要求弟子,把修身作为终身追求,学以致用,严格遵行,不能明知故犯,阳奉阴违。

《论语·宪问》载,孔子首次提出“修己”的概念,说:“修己以敬。”提高自己的修养来敬业,工作严肃又认真。“修己以安人。”提高自己的修养,来使人安乐。“修己以安百姓。”提高自己的修养,来使所有百姓安乐。



孔子提出的“修己”概念，包含“安人”，“安百姓”的人本民本因素，为墨子提出“修身”概念，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前提。《墨子·非儒》首先明确提出“修身”的概念说，认为实行仁义的人，大可以治理人民，小可以担任官职，远可以普遍施恩于百姓，近则可以修身。不合仁义，不合道理的事，坚决不做。做事，就一定要对天下有利。如果对天下不利，就坚决停止。

墨子把修身看作培育道德品质的基点。《孟子·尽心上》传承《墨子》“修身”的概念说：“夭寿不二，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无论人的寿命长短，都一心一意，修养自身，等待发挥才能的机遇，这是安身立命的不二法门。《孟子·尽心下》说：“君子之守（操守），修其身而天下平。”把“修身”看作“平天下”的手段。

战国末儒家大师荀子的著作，跟《墨子》一样，把《修身》作为全书排序的第二篇。《荀子·修身》说：“以修身自强，则名配尧禹。”把修身自强，看作成就圣贤的必经之路。儒家经典《礼记·大学》说：“修身为本。”“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把修身看作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起点。

儒者“修齐治平”的省称，变为成语，千古传扬。墨子的修身论，跟儒家大师孔子、孟子和荀子的学说，实质相同。这些思想相互影响，相互吸收，并不断完善，最终形成了中华民族道德体系中的重要内容。

所染

子墨子见染丝者而叹曰^①，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五入必，而已则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

非独染丝然也，国亦有染^②。舜染于许由、伯阳^③，禹染于皋陶、伯益^④，汤染于伊尹、仲虺^⑤，武王染于太公、周公^⑥。此四王者，所染当，故王天下，立为天子，功名蔽天地^⑦，举天下之仁义显人，必称此四王者。

夏桀染于干辛、推哆^⑧，殷纣染于崇侯、恶来^⑨，厉王染于厉公长父、荣夷终^⑩，幽王染于傅公夷、蔡公谷^⑪，此四王者，所染不当，故国残身死，为天下戮，举天下不义辱人，必称此四王者。

齐桓染于管仲、鲍叔^⑫，晋文染于舅犯、高偃^⑬，楚庄染于孙叔、沈尹^⑭，吴阖闾染于伍员、文义^⑮，越勾践染于范蠡、大夫种^⑯，此五君者所染当，故霸诸侯，功名传于后世。

范吉射染于长柳朔、王胜^⑰，中行寅染于籍秦、高强^⑱，吴夫差染于王孙雒、太宰嚭^⑲，智伯摇染于智国、张武^⑳，中山尚染于魏义、偃长^㉑，宋康染于唐鞅、佃不礼^㉒，此六君者所染不当，故国家残亡，身为刑戮，宗庙破灭，绝无后类，君臣离散，民人流亡。举天下之贪暴苛扰者，必称此六君也。

凡君之所以安者，何也？以其行理也。行理生于染当。故善为君者，劳于论人，而逸于治官。不能为君者，伤形费神，愁心劳意，然国愈危，身愈辱。此六君者，非不重其国，爱其身也，以不知要故也。不知要者，所染不当也。



非独国有染也，士亦有染。其友皆好仁义，淳谨畏令^②，则家日益，身日安，名日荣，处官得其理矣，则段干木、禽子、傅说之徒是也^③。其友皆好矜奋^④，创作比周^⑤，则家日损，身日危，名日辱，处官失其理矣，则子西、易牙、竖刁之徒是也^⑥。《诗》曰：“必择所渐，必谨所渐”者^⑦，此之谓也。

【注释】

①子墨子：我们的老师墨先生。第一个“子”，表示对自己老师的尊称，《公羊传·隐十一年》何休注：“称子冠氏上者，著其为师也。”第二个“子”，是古代尊称。②染：熏染，影响，沾染，染色。③舜：史称虞舜，尧命他摄政，尧去世后继位，选贤人，治民事，选治水有功的禹为继承人。许由：尧时隐士，相传尧要传位给他，他逃到箕山隐居，农耕而食。尧又请他当九州长官，他到颍水洗耳，表示不听。伯阳：尧舜时贤人。④禹：原为夏后氏部落领袖，奉舜命治水，通江河，兴沟渠，治水十三年有功，三过家门不入，被舜选为继承人，舜死后任部落联盟领袖，其子启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即夏朝。皋陶：传说中东夷族首领，舜任为刑法官，禹曾选其为继承人，因早死未继位。伯益：善畜牧狩猎，被舜任用，助禹治水有功。⑤汤：原为商族领袖，灭夏朝，建商朝。伊尹：汤妻有莘氏女的陪嫁奴隶，厨师，汤任以国政，助汤攻灭夏桀。仲虺：汤的左相。⑥武王：继承其父周文王遗志，联合各族，率军东征，牧野之战，大胜商纣王军队，灭商，建立周朝。太公：姜太公，姓吕名尚，字子牙，周初人，本姓姜，先祖辅佐夏禹平水土有功，封于吕（河南南阳西），子孙从封地姓吕。本是平民，穷困年老，钓于渭水，遇周文王。文王说，我的先君太公，盼望您已经很久了。称他为太公望，任他为太师（武官），与文王共谋修德，使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辅佐武王灭商，建立周朝，武王称之为师尚父，封于齐，是齐国的始祖。吕尚的兵法、权谋和奇计，为后世兵家所推崇。兵书《六韬》是战国时人假托。周公：周文王第四子，周武王弟，名旦，辅佐武王伐纣，灭商，建周朝。武王死，成王年幼，周公摄政，东征平叛，分封诸侯，规定典章制度，七年后还政成王。⑦功名蔽天地：功盖天下。蔽：覆盖。⑧夏桀：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夏代的最后一位国王，居洛阳，暴虐无道，劳民伤财，修宫室台榭，穷兵黩武。《书·汤誓》载当时人民痛恨地说：“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你这个太阳，还不快点完蛋，我们宁愿跟你同归于尽）商汤攻灭夏桀，代之以商朝。干辛：夏桀谀臣。推哆：夏桀宠信的大力士，传说能“生裂兜虎，指画杀人”，活生生撕裂犀牛老虎，用手指比画杀人。⑨殷纣：商朝都城多次迁徙。前14世纪中叶，商王盘庚，迁都于殷（河南安阳小屯村），商又因此被称为“殷商”。纣是商朝末代君主，曾囚禁周文王，后被周武王攻灭。崇侯：商纣王佞臣。恶来：商纣王力士，传说能“指画杀人”，牧野之战中被周武王擒获。⑩厉王：西周后期暴君。厉公长父：周厉王佞臣。荣夷终：周厉王宠臣。⑪幽王：西周末代昏君。傅公夷：周幽王谀臣。蔡公谷：周幽王谀臣。⑫齐桓：齐国君，前685—前643年在位，共43年。任用管仲，改革富强，是春秋第一霸主。前667年，被周惠王赐命为侯伯，成为霸主。管仲：齐桓公贤相，尊为“仲父”，辅佐桓公强国称霸。鲍叔：齐桓公贤臣，举荐管仲为相。⑬晋文：名重耳，晋国君，春秋五霸之一。前636—前628年在位，共9年。因骊姬



諸子百家

大鑒
典賞

墨

家

之乱，在外流亡19年，饱尝艰辛。即位后改革政治，发展经济，整军备武。前632年，在城濮之战中败楚。被周天子册封为侯伯，在践土（河南广武）会盟诸侯，成中原霸主。舅犯：晋文公舅父，辅佐文公称霸。^⑯高偃：晋国大夫。^⑰楚庄：楚国君，春秋五霸之一。前613—前591年在位，共23年。孙叔：孙叔敖，楚国令尹，名相。沈尹：楚国沈县大夫，曾将楚中军。^⑱阖闾：吴国君，春秋五霸之一。前514—前496年在位，共19年。名光，用专诸刺杀吴王僚自立。前506年，用楚亡臣伍子胥和军事家孙武之谋，西破强楚，北威齐晋，有称霸之势。前496年伐越之战，被越大夫斩断脚趾，吴军后退7里，阖闾死。伍员：伍子胥，原是楚人，逃到吴国，助阖闾刺杀吴王僚，夺取政权，担任大夫，辅佐阖闾、夫差称霸。文义：吴国大夫，阖闾尊为师。^⑲勾践：越国君，春秋五霸之一。前497—前465年在位，共33年。前494年，夫差伐越大胜，勾践派文种屈服求和。勾践夫妻和文种入吴为奴，受尽屈辱。三年后，被放回国，勾践卧薪尝胆，发愤图强。任用范蠡、文种，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转弱为强。前473年灭吴，率师北渡淮河，与齐晋等会盟徐州，越兵横行江淮东。周元王派使臣送祭肉，封勾践为侯伯，成霸。范蠡：越国大夫，辅佐越王勾践灭吴。大夫种：即文种，越国大夫，辅佐越王勾践灭吴。^⑳范吉射：春秋时晋国卿大夫，六将军之一，与智氏、中行氏同为晋国最有权势的大臣，范献子士鞅的儿子，在晋卿内讧中被赵简子打败。长柳朔：范吉射的家臣。王胜：范吉射的家臣。^㉑中行寅：是春秋后期晋国中行氏的首领，晋国大夫中行穆子的儿子，亦名荀文子，后被赵简子打败。籍秦：晋大夫籍游的孙子，中行寅的家臣。高强：本是齐人，逃到晋国做中行寅的家臣。^㉒夫差：吴王阖闾子，吴国君。前495—前473年在位，共23年。前494年，在夫椒（浙江绍兴北）败越军，攻破越都（浙江绍兴），使越臣服。前484年，在艾陵（山东泰安）败齐军。前482年，夫差在黄池（河南封丘西南）会盟诸侯，争当霸主。因拒谏饰非，杀戮忠臣，连年兴师，国力空虚，越王勾践乘虚攻入吴都姑苏，夫差返国求和。前473年，越军围吴都三年破城，夫差自杀，吴亡。王孙雒：吴国大臣。太宰嚭：即吴国太宰伯嚭。^㉓智伯摇：即智襄子，春秋末晋国智氏首领，掌晋国大权，被赵、韩、魏三家联合攻灭。智国：智伯摇家臣。张武：智伯摇家臣，教智伯摇夺取韩、魏土地，招致智氏灭亡。^㉔中山尚：战国时中山国君。魏义：中山尚大臣。偃长：中山尚大臣。^㉕宋康：即宋康王，名偃，宋国末代国君，荒淫暴虐。《史记·宋世家》说他“淫于酒妇人，群臣谏者辄射之，于是诸侯皆曰桀宋”。前286年，被齐湣王攻灭。唐鞅：宋康王相，教宋康王诛杀无辜，后自己也被宋康王诛杀。佃不礼：即田不礼，宋康王大臣。墨子活动于前5世纪，发生在前3世纪的这些历史事实，墨子不可能见到，应是墨子后学的增益发挥。^㉖淳谨畏令：淳朴谨慎，遵纪守法。^㉗段干木：子夏弟子，魏文侯师。禽子：禽滑厘，墨子大弟子。傅说：原是受雇在傅岩操版筑墙的工匠，有才能，被殷高宗武丁任命为相。^㉘矜奋：傲慢自夸，盛气凌人。^㉙创作比周：胡作非为，结党营私。^㉚子西：楚国令尹，信用白公胜，白公胜叛乱，被杀。易牙：齐桓公宠幸近臣，长于调味，善于逢承，烹子为羹，进献讨好桓公，桓公病故，与竖刁等作乱。竖刁：齐桓公宠幸近臣，为接近桓公，阉割自己，桓公病故，与易牙等作乱。^㉛渐：浸渍，沾染，影响，逐渐渗透。



【鑒賞】

《所染》篇的中心论点是，无论君主治国，还是士人修身，都应该做到“知要”（把握重点），即选择贤人智士，以得到良好的熏陶和积极的影响。篇中说：“不知要者，所染不当也。”不知把握治国修身重点的人，不能做到选择贤士，就会导致国家败亡，身败名裂。

篇中强调为官行事，要“行理”（合乎道理）。“行理生于染当（熏染得当）”，即选择贤士，以得到良好的熏陶和积极的影响。而“处官得其理”和“处官失其理”，即为官办事是否合乎道理，正是士人熏染恰当与否的区分标准。

《所染》篇用求同求异并用的归纳法和讲道理的演绎法，列举十九个正反两面的典型事例，论证论点。正面事例，即虞舜、夏禹、商汤和周武王四位国王，以及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和越王勾践五位国君，都是因为“所染当”，选择了贤人智士的辅佐，使自己受到良好的熏陶影响，所以国家就能治理好，功名蔽天地，传于后世。

墨子看到受教育的必要性和环境对教育影响的重要性。人受环境熏染，要有意识创造良好的环境，以受到良好的影响，使自己的品行朝健康的方向发展。以好仁义的人为友，会熏染自己，成为好仁义的人，就像染丝，要谨慎地选择染料浸渍熏染。

《所染》篇总结正反两面的历史经验教训说，善于做国王君主的人，劳心费力地选拔人才，充分发挥人才的积极作用，就能轻松自如地为官治官，管理国家。这里，正确揭示了“劳于选人，逸于治官”一体两面的辩证哲理。

《所染》篇列举不善于做国王君主的人，有十个反面事例，即夏桀、殷纣、厉王、幽王四位国王，以及范吉射、中行寅、吴夫差、智伯摇、中山尚和宋康六位国君，都是因为“所染不当”，没有选择贤士来辅佐和影响自己，所以尽管伤形费神，愁心劳意，其结果却是国危身辱，成为天下所不齿的不义暴人。

《所染》篇的论说技巧，引人入胜。墨子游说论学，善于运用譬喻。《所染》篇把染丝作为譬喻论证的素材，以染丝渐渍为比喻，说明国君治国，跟周围环境的熏染有关。要受到良好的熏陶，就必须善于选贤使能。

在《所染》篇开头，墨子看到染丝工匠的染丝操作后感叹说，染丝用青色染料，就变成青色。用黄色染料，就变成黄色。投入五种染料，就能染出五种颜色。投入的染料变了，丝的颜色也变了。所以，浸染不能不谨慎。《所染》篇末尾引逸《诗》说：“必择所渐，必谨所渐。”即应该正确地选择染料，谨慎地面对染料的浸渍。

《小取》给譬喻式类比论证下定义说：“譬也者。举他物而以明之也。”染丝这个譬喻词，即定义中的举他物，是譬喻中的喻体。《所染》说：“非独染丝然也，国亦有染。”“非独国有染也，土亦有染。”国有染、土有染，是定义中“而以明之也”的对象、主体，是譬喻中的本体。这种论说技巧，酷似于印度逻辑因明“宗因喻”的论证结构。

由于《所染》篇创作内容和形式的典范意义，秦国宰相吕不韦召集六国人秦的辩士（包括墨家学者）编写《吕氏春秋》时，就直接搬用了《墨子·所染》篇的大部分文字，写成了《吕氏春秋·当染》篇。清汪中《述学补遗·吕氏春秋序》评论说：“《当染》篇全取《墨



子》。”

《吕氏春秋·当染》与《墨子·所染》，两篇前段大部分文字雷同，都是论述墨子用染丝来比喻环境的熏染作用。《吕氏春秋·当染》篇在篇末才补充了一部分新意，论述儒墨两家从属弟子众多，无数后学显荣天下，并列举了墨学传授的谱系：墨子→禽滑厘→许犯→田系。

《吕氏春秋·当染》篇补充墨子后学的这些新资料，足以证明《吕氏春秋·当染》篇的写作时间，应该是在《墨子·所染》篇广泛流传以后。

《孔子家语·六本》记载孔子说：“药酒苦于口而利于病，忠言逆于耳而利于行。”《增广贤文》表述为：“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墨子·所染》篇，列举大量事实，从正反两面总结中国历史（从虞舜时期，到前3世纪宋国末代国君宋康王）的经验教训，是治国安民的“忠言”，修身养性的“良药”，对现代国家管理和个人道德修养，都具有振聋发聩的教育启迪作用。

法仪

子墨子曰：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①。无法仪而其事能成者，无有也。虽至士之为将相者，皆有法，虽至百工从事者，亦皆有法。百工为方以矩，为圆以规，直以绳，正以悬^②，平以水。无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为法。巧者能中之，不巧者虽不能中，仿依以从事^③，犹逾已^④。故百工从事，皆有法所度^⑤。今大者治天下，其次治大国，而无法所度，此不若百工辨也^⑥。

然则奚以为治法而可？尝皆法其父母奚若^⑦？天下之为父母者众，而仁者寡，若皆法其父母，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为法。当皆法其学奚若^⑧？天下之为学者众，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学，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为法。当皆法其君奚若？天下之为君者众，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君，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为法。故父母、学、君三者，莫可以为治法。

然则奚以为治法而可？故曰：莫若法天。天之行广而无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圣王法之。

既以天为法，动作有为必度于天，天之所欲则为之，天所不欲则止。然而天何欲何恶者也？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奚以知天之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以其兼而爱之、兼而利之也。奚以知天兼而爱之、兼而利之也？以其兼而有之、兼而食之也。今天下无小大国，皆天之邑也。人无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此以莫不牛羊，豢犬猪，絮为酒醴粢盛^⑨，以敬事天。此不为兼而有之、兼而食之邪？天苟兼而有食之，夫奚说以不欲人之相爱相利也？故曰：“爱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恶人贼人者，天必祸之。”曰：“杀不辜者，得不祥焉。夫奚说人为其相杀而天与祸乎？是以知天欲人相爱相利，而不欲人相恶相贼也。”

昔之圣王禹、汤、文、武，兼爱天下之百姓，率以尊天事鬼，其利人多，故天福之，使立



为天子，天下诸侯皆宾事之^⑩。暴王桀、纣、幽、厉，兼恶天下之百姓，率以诟天侮鬼^⑪，其贼人多，故天祸之，使遂失其国家，身死为戮于天下，后世子孙毁之，至今不息。故为不善以得祸者，桀、纣、幽、厉是也；爱人利人以得福者，禹、汤、文、武是也。爱人利人以得福者有矣，恶人贼人以得祸者亦有矣。

【注释】

①法仪：标准，规范，方法，法则，规律。《说文》：“法，刑也。平之如水，从水。”“仪，度也。”②正以悬：测量垂直与否，以悬挂重物的铅垂线为标准。正：垂直。悬：悬垂。③仿：仿效，仿照，模仿。依：依据，依照。④逾己：胜过自己的臆测。逾：超过。己：自己的主观臆测。⑤度：衡量。⑥辨：辨别，聪明，智慧。⑦尝：尝试。奚若：何如。⑧学：此指老师。⑨粢：稻饼。⑩宾：尊敬，敬重。⑪诟：辱骂。

【鉴赏】

墨子从手工业工匠亿万次重复的实践经验中概括法则、规律的概念。这里首先列举“百工为方以矩，为圆以规，直以绳，正以悬，平以水”这五个典型事例，从中分析归纳“百工从事，皆有法所度”的规律性，然后推广扩及“虽至士之为将相者”，“天下从事者”，“大者治天下，其次治大国”，无不遵从法则，按照规律办事。

遵从法则，按照规律办事，胜过一切主观臆测。这是劳动人民亿万次实践经验证实的永恒法则，颠扑不破的客观真理。墨子对法则、规律客观性、绝对性的论述，在《墨经》中被大力发展、深化和提升，造就了《墨经》的科学知识体系，成为《墨经》科学方法的核心及科学精神的支柱。

“法”的一个含义，是“标准”。篇中说：“百工为方以矩。”即各种工匠做方形的东西，都要用矩尺做标准。《经上》第60条说：“方，柱、隅四权也。”即方是四边、四角相等的平面图形。《经说上》解释说：“方，矩写交也。”即方是用矩尺画出的首尾相交的封闭图形。

《经下》166条，发挥《法仪》“法即标准”的思想说，跟一个共同标准相合的东西，都属于一类，这就像与标准的方形相合的东西，都是属于方形一样，论证的事例在于分析方形的相同和不同。

《经说下》举例解释说，所有方形的东西，都是属于一类，它们都合乎方形的法则，而又有所不同，或者是木质的方，或者是石质的方，都不妨害其方形边角的相合。一切同类的事物，都与方形的道理一样，所有事物都是如此。

“法”的一个含义，是“法则、规律”。篇中说，从各种工匠、士人，到将军、宰相，都要遵循法则、规律办事。《经上》第71、72条说：“法，所若而然也。循，所然也。”即法则（规律）是人们遵循着它而能得一确定结果的东西。

《经说上》举例解释说，按照圆的定义，使用圆规或拿一个圆形来模仿，都可以作为画圆的法则。人的行动，之所以能取得预想结果的原因，是由于人们遵循着规律办事。

“法”的本义为标准，引申为法则、规律。“若”，即遵循，依照，符合。《广雅·释言》：



“若，顺也。”《释名·释言语》：“顺，循也。”“然”，即结果，特指人遵循一定的法则行动所造成的结果、效果。如：“圆，一中同长也。”“圆，规写交也。”这是关于“圆”的定义，是制圆的法则与规律。

这种解释发挥，精到深刻，是从各种工匠亿万次操作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理论，至今都是正确规范的自然哲理。无视客观规律，跨越历史阶段，一味盲目蛮干，定要受到惩罚，吃尽苦头。这虽是简单易晓的真理，却常被遗忘忽略。墨子关于“天下从事者”，都要按照规律办事的教导，言之谆谆，情真意切，细读重温，倍感亲切。

七患

子墨子曰：国有七患。七患者何？城郭沟池不可守，而治宫室，一患也。边国至境^①，四邻莫救，二患也。先尽民力无用之功，赏赐无能之人，民力尽于无用，财宝虚于待客，三患也。仕者持禄^②，游者爱交^③，君修法讨臣^④，臣慑而不敢拂^⑤，四患也。君自以为圣智而不问事，自以为安强而无守备，四邻谋之不知戒，五患也。所信者不忠，所患者不信，六患也。蓄种菽粟^⑥，不足以食之，大臣不足以事之，赏赐不能喜，诛罚不能威，七患也。以七患居国，必无社稷^⑦。以七患守城，敌至国倾。七患之所当^⑧，国必有殃。

凡五谷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为养也。故民无仰则君无养，民无食则不可事。故食不可不务也，地不可不力也，用不可不节也。五谷尽收，则五味尽御于主^⑨，不尽收，则不尽御。一谷不收谓之馑，二谷不收谓之旱，三谷不收谓之凶，四谷不收谓之匱^⑩，五谷不收谓之饥。岁馑，则仕者大夫以下皆损禄五分之一。旱，则损五分之二。凶，则损五分之三。匱，则损五分之四。饥，则尽无禄，廩食而已矣^⑪。故凶饥存乎国人，君撤鼎食^⑫，大夫撤悬^⑬，士不入学，君朝之衣不革制^⑭，诸侯之客，四邻之使，饔食而不盛^⑮，撤骖駔^⑯，涂不耘^⑰，马不食粟，婢妾不衣帛，此告不足之至也。

今有负其子而汲者，坠其子于井中，其母必从而导之。今岁凶、民饥、道饿，此疾重于坠其子，其可无察邪？故时年岁善，则民仁且良。时年岁凶，则民吝且恶。夫民何常此之有？为者疾，食者众，则岁无丰。故曰：财不足则反之时^⑲，食不足则反之用^⑲。故先民以时生财，固本而用财，则财足。

故虽上世之圣王，岂能使五谷常收，而旱水不至哉？然而无冻饿之民者，何也？其力时急^⑳，而自养俭也。故《夏书》曰“禹七年水”，《殷书》曰“汤五年旱”，此其罹凶饿甚矣^㉑，然而民不冻饿者，何也？其生财密，其用之节也。

故仓无备粟，不可以待凶饥。库无备兵，虽有义不能征无义。城郭不备全，不可以自守。心无备虑，不可以应猝^㉒。是若庆忌^㉓无去卫之心，不能轻出。夫桀无待汤之备，故放。纣无待武之备，故杀。桀纣贵为天子，富有天下，然而皆灭亡于百里之君者，何也？有富贵而不为备也。故备者国之重也，食者国之宝也，兵者国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也。此三者，国之具也。

故曰：以其极赏^㉔，以赐无功。虚其府库，以备车马衣裘奇怪^㉕。苦其役徒，以治宫室



观乐^㉔。死又厚为棺椁^㉕,多为衣裘。生时治台榭^㉖,死又修坟墓。故民苦于外,府库殚于内^㉗。上不厌其乐,下不堪其苦。故国罹寇敌则伤,民见凶饥则亡。此皆备不具之罪也。且夫食者,圣人之所宝也。故《周书》曰:“国无三年之食者,国非其国也。家无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㉘。”此之谓国备。

【注释】

①边国:指敌国。②仕者持禄:当官的人,只顾保住自己的禄位。持:保持,保有。③游者爱交:游说的人,只热衷于交际。④君修法讨臣:国君修订法令诛讨臣下。⑤臣慑而不敢拂:臣下害怕,不敢违反国君的旨意。⑥蓄种菽粟:储存种植的粮食。菽:豆类。粟:谷子,去皮是小米,泛指粮食。⑦社稷:原指土地神和谷神,后代指国家。⑧当:存在。⑨御:进献,给君主享用。⑩匱:匮乏。⑪稟食:从国库领取口粮,不另给俸禄。⑫撤鼎食:君主撤除用鼎烹煮的食物。⑬撤悬:撤除悬挂的乐器。⑭革制:改制。⑮饔食:熟食,烹饪。盛:丰盛。⑯撤骖驂:撤除驾车四匹马中两旁的两匹。⑰涂不耘:不整修道路。⑲反之时:返回到注重农时上来,寻求弥补的办法,如粮食不够,补种瓜菜。⑲反之用:返回到节用上来,寻求弥补办法,如降低消费。⑳力时急:抓紧时间,努力生产。㉑罹:遭遇。㉒猝:突然,出乎意外。㉓庆忌:春秋时期吴王僚的儿子。吴阖闾杀死吴王僚,夺得政权,担心流亡卫国的庆忌讨伐,派刺客要离,伪装逃亡,投奔庆忌,把庆忌骗出卫国,在渡河中刺死庆忌。㉔极赏:最高奖赏。㉕奇怪:珍奇怪异的玩物。㉖观乐:观赏游乐的处所。㉗棺椁:棺材和棺材外的套棺。㉘台榭:亭台楼阁。台:高台。榭:在高台上建筑四面敞开的房舍。㉙殚:消耗净尽。㉚子非其子:卖儿鬻女。

【鉴赏】

篇名“七患”,顾名思义,是讨论国家面临的七种祸患。墨子在此篇中提出治理国家七种祸患的积极方针,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发展生产、厉行节约、备战备荒。同时,墨子也严词批判了统治者的骄奢淫逸与肆意浪费。

就发展生产来说,《七患》强调,五谷是人民赖以生存的物资。努力生产粮食,尽力利用土地。财富不够,就回到注重农时上来,寻求弥补的办法。依照农时规律,生产财物,巩固农业这个根本,合理用财,则财物丰足。

就厉行节约来说,《七患》强调,一定要注意节约。粮食不够用,就回到节用上来,从降低消费方面寻求弥补的办法。

就备战备荒来说,《七患》强调,仓库没有储备的粮食,就不能应付凶年饥荒。武器库里没有储备的兵器,正义之师就不能征伐不义之国。思想没有周密的考虑,就不可能应付突发的事变。防备是国家的重要大事,粮食是国家的宝贝,武装是保卫国家的利器。这都是治国的重要方面。反之,国家遭遇敌寇则伤,人民遭遇灾荒则亡,这都是不考虑备战备荒的过失。

《七患》严词批判统治者的骄奢淫逸,肆意浪费。批判统治者用尽府库钱财,添置车



马衣裘、奇珍异宝，还役使百姓劳苦不休，修建宫殿楼阁供观赏娱乐。国君死，做厚实棺椁，用很多衣裘陪葬。活着造台榭，死后修坟墓。使人民受苦，府库空虚。君主寻欢作乐，人民痛苦不堪。统治者的昏庸侈靡，给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

《七患》的语言运用，脍炙人口，颇为精彩。如：“生时治台榭，死又修坟墓”（生时盖豪华宫殿，死后修奢侈陵墓），“上不厌其乐，下不堪其苦”（当官的享乐不尽，为民的痛苦不堪），“国罹寇敌则伤，民见凶饥则亡”（国家遭侵略会破败；人民遇灾荒就逃亡），其中用词：生死，上下，苦乐，国民，伤亡等，相反对称，比照鲜明，言简意赅，铿锵有力，极富感染力和说服力，读来琅琅上口。

曹耀湘《墨子笺·七患》评论说：“此篇言强本节用之道，教治国者以勤俭也。”强本，就是加强农业生产。节用，就是节约开支用项。勤于劳作，俭省消费，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传统美德，传播最久，普及最广。

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引其父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评论说：“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司马迁发挥说：“要曰强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长，虽百家弗能废也。”

墨家提倡节俭，主张发展生产，厉行节约。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墨子论述治理国家七种祸患的方略，在今天仍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值得借鉴。

辞过

子墨子曰：古之民未知为宫室时，就陵阜而居^①，穴而处，下润湿伤民，故圣王作为宫室。为宫室之法，曰：“室高足以避润湿，边足以御风寒，上足以待雪霜雨露，宫墙之高足以别男女之礼。”仅此则止，凡费财劳力，不加利者，不为也。

以其常役，修其城郭，则民劳而不伤；以其常征，收其租税，则民费而不病。民所苦者非此也，苦于厚作敛于百姓。是故圣王作为宫室，便于生，不以为观乐也；作为衣服带履，便于身，不以为僻怪也^②。故节于身，诲于民，是以天下之民可得而治，财用可得而足。

当今之主，其为宫室则与此异矣，必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以为宫室台榭曲直之望^③、青黄刻镂之饰^④。为宫室若此，故左右皆法象之^⑤。是以其财不足以待凶饥，赈孤寡，故国贫而民难治也。君实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也，当为宫室不可不节。

古之民未知为衣服时，衣皮带茭^⑥，冬则不轻而温，夏则不轻而清^⑦。圣王以为不中人之情^⑧，故作诲妇人治丝麻、捆布绢^⑨，以为民衣。为衣服之法：“冬则练帛之中^⑩，足以为轻且暖；夏则綈绤之中^⑪，足以为轻且清。”仅此则止。故圣人之为衣服，适身体、和肌肤而足矣，非荣耳目而观愚民也。

当是之时，坚车良马不知贵也，刻镂文彩不知喜也。何则？其所道之然^⑫。故民衣食之财，家足以待旱水凶饥者，何也？得其所以自养之情，而不惑于外也^⑬。是以其民俭而易治，其君用财节而易赡也^⑭。府库实满，足以待不然^⑮，兵革不顿，士民不劳，足以征不服，故霸王之业可行于天下矣^⑯。